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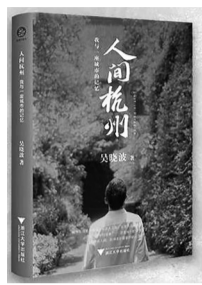
乐读

作家笔下的“文旅宣传”

编者按:当各地的文旅局长们披挂上阵,在镜头前倾情推介、娓娓叙说,拼尽全力想让一座城市“出圈”时,人们或许忘了,真正的城市名片,早已被作家们写进了书里。那些文字,有气、有味、有声音、有温度;有寻常巷陌的烟火,也有山川河流的千般气势。这才是真正的文旅宣传:让你还未动身,心已远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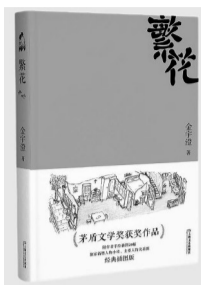
《嘉兴有意思》 杨自强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

《人间杭州》 吴晓波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《就爱这人间烟火》 老舍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



《繁花》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《俗世奇人》 冯骥才 著 作家出版社



《月光武士》 虹影 著 花城出版社



《孙犁文集》 孙犁 著 煤炭工业出版社



《我的内陆》 蒋韵 著 重庆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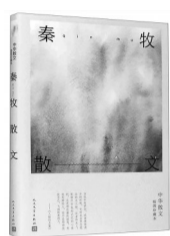
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 朱自清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《古文观止》 [清]吴楚材 吴调侯 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《老舍文学精品选》 老舍 著 中国出版集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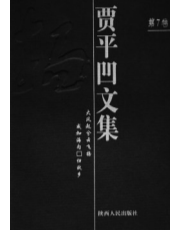
《秦牧散文》 秦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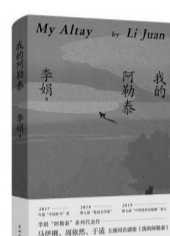
《边城》 沈从文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



《死水微澜》 李劫人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《贾平凹文集》 贾平凹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《我的阿勒泰》 李娟 著 花城出版社

嘉兴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嘉兴在中间。嘉兴自古是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,像一个穿碎花旗袍的少妇,精致闲适,不温不火,仿佛岁月静好,是江南小镇的悠闲美好,但另一方面,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的地方,也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地,是钱江大潮的滚滚向前。这里自古出才子,茅盾、王国维、金庸、徐志摩、丰子恺、弘一法师……与嘉兴有关的林林总总,无论是地理、历史、经济、习俗,还是民风与民情,一座充满文人墨客和文化气息的城市的一切在这里都能找到。

论天气,不冷不热。论吃食,苹果,梨,柿,枣,葡萄,都每样有若干种。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,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,连亚当与夏娃见了,也必滴下口水来!果子而外,羊肉正肥,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,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。论花草,菊花种类之多,花式之奇,可以甲天下。西山有红叶可见,北海可以划船——虽然荷花已残,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。衣食住行,在北平的秋天,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。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,一两毛钱还可以爆二两羊肉,弄一小壶佛手露啊!

——老舍《就爱这人间烟火》

十八梯逊色。十八梯连接上半城下半城,有七街六巷,以前是重庆人必去的繁华之地。在那儿看风景打望,有花市、乌市、茶馆文化;那儿也是重庆屠宰场,也批发火锅原料,辣椒、花椒和毛肚、血旺……

中心街有七大段,每一段有二十四级石阶,相隔五级大平步,很宽敞,两侧要么是住家,要么是小店铺,街尽头就是马路,离医院不远。这儿是当地人的一个小舞台,每出戏都在这儿上演,观众也是演员,人人都是导演,一出戏接一出戏,过得活色生香,自成一个小小世界。

——虹影《月光武士》

河北

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,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,给冲洗得光亮又滑润。我们坐在那平石上,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,我们觉得飘忽不定,像活在天空里。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,河北的平原,十几里,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。这一夜下起大雨来,雨下得那样暴,在这样高的山上,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,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,风狂吹着,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。

——孙犁《孙犁文集》

山西

假如我们不走西南,我们走向西去,比如我们某个早晨从那座著名的古城平遥出发,走汾阳、经离石、过柳林,在渐渐升高的太阳中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闻到某种气味。我们接近了一个时刻,所有迹象都告诉了我们这个。路开始向下倾斜,山上的树和植物也在倾斜,一切都给人纵身一跃的感觉。然后,在某个刹那,我们眼睛一热,我们看到了它,晋陕峡谷中的黄河。

——蒋韵《我的内陆》

江苏

秦淮河里的船,比北京万生园,颐和园的船好,比西湖的船好,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。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,就是觉着简陋,局促;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,如秦淮河的船一样。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:一是大船;一是小船,就是所谓“七板子”。

大船舱口阔大,可容二三十人。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,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。窗格雕镂颇细,使人起柔腻之感。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;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,也颇悦人目。“七板子”规模虽不及大船,但那淡蓝色的栏杆,空敞的舱,也足系人情思。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。

的舱前。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,上面有弧形的顶,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。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。躺下,可以谈话,可以望远,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。大船上也有这个,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。舱前的顶下,一律悬着灯笼;灯的多少,明暗,彩苏的精粗,艳晦,是不一的,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。

——朱自清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

江西

时维九月,序属三秋。潦水尽而寒潭清,烟光凝而暮山紫。俨骖騑于上路,访风景于崇阿;临帝子之长洲,得天人之旧馆。层峦耸翠,上出重霄;飞阁流丹,下临无地。鹤汀凫渚,穷岛屿之萦回;桂殿兰宫,即冈峦之体势。披绣闼,俯雕甍,山原旷其盈视,川泽纡其骇瞩。闾阎扑地,钟鸣鼎食之家;舸舰弥津,青雀黄龙之轴。云销雨霁,彩彻区明。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渔舟唱晚,响穷彭蠡之滨;雁阵惊寒,声断衡阳之浦。

——《古文观止》之王勃《滕王阁序》

山东

青岛的人怎么能忘记下海呢。不过,说也奇怪,五月的海仿佛佛特别的绿,特别的可爱;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?看一眼路旁的绿叶,再看一眼海,真的,这才明白了什么叫“春深似海”。绿,鲜绿,浅绿,深绿,黄绿,灰绿,各种的绿色,联接着,交错着,变化着,波动着,一直绿到天边,绿到山脚,绿到渔帆的外边去。风不凉,浪不高,船缓缓地走,燕低低的飞,街上的花香和海上的咸混到一处,浪滚在空,水在面前,而绿意无限,可不是,春深似海!欢喜,要狂歌,要跳入水中去,可是只能默默无言,心好象飞到天边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,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。人面桃花相映红,必定是在那小岛上。

——老舍《老舍文学精品选》

广东

广州,地处承受“阳光之吻”的亚热带,北回归线就在它城北不远的地方穿过。太阳的直射线,一年四季,不断在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之间移动。立春的时候,阳光从南回归线北移,广州很快就感受到春天的热力了。可以说,童话中所描绘的,穿着银光闪闪的锦裳,振动着金色的翅膀,一路撒着花瓣而来的春姑娘,踏着南海波涛,登上了中国大陆的名城广州。

——秦牧《秦牧散文》

湖南

秋冬来时,房屋在悬崖上的,滨水的,无不朗然入目,黄泥的墙,乌黑的瓦,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,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,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,非常愉快。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,在这小河中,蜷伏于一只小船上,作三十天的旅行,必不至于感到厌烦,正因为处处有奇迹,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,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。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,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寂寞里过去。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“人事”的思索力,增加了梦,在这小城中生存的,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,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。

——沈从文《边城》

四川

成都北道的猪,在川西坝中又要算头等中的头等。它的肉,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,香些,脆些,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,片成薄片,少蘸一点白酱油,放入口中细嚼,你就察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,因此,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。

——李劫人《死水微澜》

陕西

穿过延安,车进入榆林地区,两天里,在沟底里钻,七拐八拐的,光看见那黄天冷漠,黄山发呆,车像是一只小爬虫儿,似乎永远也不可能钻出这黄的颜色了。第三天,偶尔看见山头上有了树,是绿的,或者是黄的,或者是红的,高高地衬在云天,像天地间突然涌出了一轮太阳,像战地上蓦地打起了一发信号弹,猜想水土异地,三边该是到了,但车又走了半天,还不肯停。杨树倒是多起来,陕南的杨树长在河边,这里的杨树却高高在上,这便称奇。九月天里,树叶全都泛黄,黄得又不纯,透了红的,属黄红,透了绿的,属黄绿,天生的颜色,天工的浓淡,这又是奇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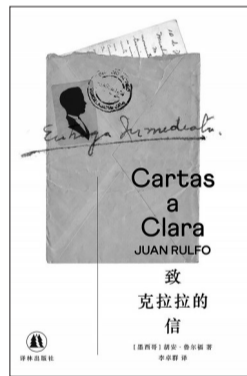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贾平凹《贾平凹文集》

新疆

上面是天,深蓝明净;下面是草场,一碧万顷;森林在右边浩荡,群山在左边起伏;身边河流淙淙,奔流不息;前面是山谷的尽头,后面是山谷的另一个尽头;自己的马,自己的牛羊,自己的骆驼,在不远处静默……还有比这个更美妙的酒席吗?所有人高谈阔论,一阵又一阵的歌声直冲云霄,再一声一声落地,一句一句叹息。

——李娟《我的阿勒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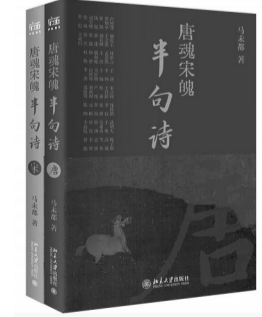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



《致克拉拉的信》

【墨西哥】胡安·鲁尔福 著 译林出版社

墨西哥文学巨匠胡安·鲁尔福1944至1950年间写给爱人的书信集,包含数张照片及珍贵手稿。这些书信的写作时间逐渐与鲁尔福的创作黄金期重合,记录了他的炽热、犹豫与不安,也见证了他在情感、生活与文学道路上的执着追寻。



《唐魂宋魄半句诗》

马未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

一本关于唐诗宋词的首选读本,选取唐50人、五代及宋50人,共100位诗人词人,每一位诗人或词人只选一首作品。这100位诗人词人,虽在唐宋众多作者中只占不足1%,亦足以代表唐宋诗词创作的最高水平。各人身世不同,经历有异,在文学创作上,他们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天赋。文学天赋是上天给的,它是这个幸运者的使命,在传达时代风貌之时,展现文学之魅;在展现文学之魅的同时,展示个人之力。

杭州

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出过深刻的哲学家、苦难的诗人抑或悲剧性的小说家,在一千多年前,就有人用“浮诞”来形容它。但它不够废墟化,没有悲壮的屠城史。“偏安”是它的宿命,也戏剧性地构成为这座城市的个性。这里出忠臣不出猛将,出文士不出哲人,出商贾不出赌徒,出谈禅者不出苦行僧,甚至偶尔出了一个国王,也缺一颗逐鹿中原的雄心。现在想来,原因也很简单。他们家的后路里有着一个灵隐和西湖,前者可以寄托灵魂,后者足以安顿肉身……

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,而生活的本质是“好好地活着”。在这一点上,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,比杭州做得更好。

——吴晓波《人间杭州》

北京

不过,秋天一定要住北平。天堂是什么样子,我不晓得,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,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

天津

这话问过,众人一寻思,怪人刚刚说的话还真有点天津口音。怪人一怔,不好答。下边人又问:“你爹是谁?”怪人又一怔,马上把话跟上说:“米斯特·巴皮。”没想到下边问话这人放大嗓门说:“小子,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?我才是你爹!我刚打广东回来。巴皮?巴嘛皮?快把这身洋皮给我扒下来回家!别在这儿出洋相了!”自打这天,天津人管学洋人装洋人的叫作“出洋相”。现在人说的“出洋相”,典故就是从这件事来的

——冯骥才《俗世奇人》

重庆

去过中心街的人都知道,这儿的石阶在整个重庆,并不比较场口